

秦松 著



雨雪一起下

——秦松抒情散文选

雨 雪 一 起 下

——秦松抒情散文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雨雪一起下

——秦松抒情散文精选

责任编辑：任志伊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068邵阳印刷厂印刷

★

199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插页：1

字数：165,000 印数：1—2170

ISBN7-5404-0771-9

I·618 定价：2.95元

目 录

阳光下的人群.....	(1)
日影与云树.....	(3)
风里的树们及其他.....	(7)
风是化石的脸.....	(9)
雨景.....	(12)
黄昏雨.....	(14)
也是风雪小品.....	(16)
雪之话和雪外话.....	(19)
夜雨读烛.....	(22)
已经是三月了.....	(25)
五月雨.....	(28)
五月的歌.....	(30)
只因为是夏天.....	(32)
九月散记.....	(34)
秋风起兮.....	(36)
一个冬日的下午.....	(38)
冬日小简	
——写给沙林.....	(40)
季候所引起的.....	(42)

莲话·····	(44)
雨雪一起下·····	(47)
水纹与木叶·····	(50)
 城市的故事·····	(54)
纽约纽约·····	(57)
地下车上·····	(59)
冬日纽约小记·····	(61)
中央公园看花·····	(64)
街景三象·····	(68)
落叶街·····	(73)
在那遥远的地方·····	(75)
纽约画外手记·····	(77)
在克里斯堤街上·····	(80)
人与大地·····	(83)
散文厦门·····	(94)
悦华酒店·····	(99)
长安歌舞·····	(101)
中国的石雕手 ——西安看古代石雕群后·····	(104)
 从沈从文谈起·····	(109)
关于丰子恺·····	(112)
胡风去了·····	(116)
祭丁玲·····	(118)

座谈之外

——小记谑客·····	(124)
是不是张洁·····	(127)
黄荣灿不寂寞了·····	(130)
从一篇回忆引起的一些感想·····	(133)
夏格尔死了·····	(140)

读自己爱读的书·····	(143)
--------------	-------

《天下真小》·····	(145)
-------------	-------

《白色花》·····	(147)
------------	-------

不等季候催生

——序《李斐诗稿》·····	(149)
----------------	-------

日常生活的寓言

——序崔阵译《月亮和水一家的故事》·····	(152)
------------------------	-------

《很不风景的人》题记·····	(155)
-----------------	-------

灯下随想·····	(157)
-----------	-------

我看“夜歌”·····	(159)
-------------	-------

我看女性·····	(161)
-----------	-------

我看球赛·····	(164)
-----------	-------

时间时间·····	(166)
-----------	-------

时间之快·····	(169)
-----------	-------

无可忘却的时间

——断札抄·····	(172)
------------	-------

时间在你那一头·····	(176)
--------------	-------

灯与火把·····	(180)
-----------	-------

树与女性.....	(183)
离别握在她的手上.....	(185)
森林之外.....	(187)
第二手记.....	(189)
龙年以外的运动.....	(191)
为情所困.....	(197)
画思录.....	(200)
诗的花朵.....	(202)
从诗说起	
——异地异思录.....	(204)
诗话与情话.....	(207)
“杂诗”与“杂文”.....	(209)
让人(外一题).....	(211)
孤寂与烦闷.....	(213)
自由与秩序.....	(215)
听到看到和想到的.....	(217)
茶与咖啡.....	(220)
木翁手札.....	(222)
炉火与太阳(外一章).....	(225)
跋.....	(227)

阳光下的人群

我喜欢人群，更喜欢阳光下的人群。

好像这句话是多余的，由于我们似乎很少能见到雪上有人群的。不过雨中也有人群，阴暗的夜中也有人群，那就成为阳光之外的另一种风景了。

人群是自然风景外的风景，正如雨中的人群，是雨的森林中的森林。森林中的森林，除了撑开的互不招呼的伞以外，看不到什么。风景外的风景，尤其是在阳光下，实在是足够明丽，而充满生命的喜悦的。

虽然人群很吵嘈，也很涌动，在阳光的海上，在阳光的照抚下，这才集成一座风景外的风景。吵嘈的人声也就成为一种热情的呼唤，令人走进，走进阳光的诱惑，走进人群的风景，享受在坦然的动态里。

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在互相的欣赏，都去尽兴的享受，在阳光的亲和下，每个人的视觉的交流，在相望的刹那中，从陌生而熟悉，并未交谈只是微笑，似乎已经交谈，已经沟通。由于在阳光下的每一颗轻松而畅快的心，令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没有疑问，不再拘谨，尽情的展放自己，包括精神和身体。吸收着阳光的照射，如海贝吸收太阳的精华，又从各个人体反射出其生命的光泽。

流动在阳光下的人群，充实而自在，盛满了阳光的笑意。这一点也不是夸张的形容。当然，这还要看每个人欣赏的心情，是否开朗又投入。由于我喜欢阳光下的人群，刚好又带着欢愉欣赏的心情，比欣赏自然风景更兴奋，于是，好像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除了欣赏和展放之外，不再去想别的什么，至少是在这个阳光的下午，偶然相聚在一起，等各自流散的时候，再去各自流散吧。

走动着的和坐立着的各色人群，尤其是年轻活泼的女子们，半裸在阳光下，如半开的花朵，比花朵更动人。坦坦荡荡在阳光里，如打不破的瓷器，上了彩釉的红陶黑陶，比纯白的玉器更具有健康的原始之美，飘散着花的体香，如风里的风铃，与阳光竞赛争艳，不，只有接收阳光的浴洗，才如此的光泽丰润。无论是蓝眼睛、黑眼睛，还有金黄的眼睛，老花的眼睛，都从茫然中走回来，走向人群的风景，走向生命的惊喜。

原来，人们长期以来没有留意，也没有去欣赏阳光下的人群的风景，竟是这样美好与可以信任。当我们以自信的眼睛去看，当人群也接纳自己的信任，如接纳阳光，在阳光下的人群，到处是看不完的风景。

那些坦荡在阳光下的年轻的女子们，是风景中的风景，赤红的身体里也必有一颗赤热的心，展放她所有的美好给城市的广场街道，如果城市也有一颗坦荡的心，在阴暗的夜里如在阳光里。然则，我喜欢阳光下的人群，也喜欢夜色里的城市。

日影与云树

日 影

有光的地方必有影子，没有光的地方也能见到影子。

光与影在时间的变幻里，时间我们也习称光阴，是白天与夜的连续。人们生活在昼夜的连续里，时间日短，影子越长。

人们盼望光，盼望热，盼望温暖。在阴影里生活是可怖的。阴影是在没有光的地方见到的影子，可能也就是实体因失去光的投射，在阴暗里看不清是什么形体在晃动，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鬼”或“游魂”之类，不属于人间日常所见的实体。事实上，也许是人加之于人的恐怖感，报上所见的“鬼影帮”等等。

在正常的气候里，在晴朗的阳光下，色彩很鲜明，影子也很清晰。如果看到一些人与物，在光的活动里没有影子，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异常的恐怖感了，即俗语说的“白天见鬼”。

影子又给我们带来了离不开的安全感了。因之，有所谓“立竿见影”之说。“立竿见影”实在不容易，首先要把竿立起来，还要在有阳光的地方，才能见到“影”。

我之日影说云云，不是要“立竿见影”，而是日常所见之日与影，是分不开的必然的光与影。有光必有影，让没有光的影

子也生活在光里。

实体的复杂就产生了复杂的影子，实体的单纯也必然产生单纯的影子。我比较喜欢后者，喜欢“立竿见影”之明朗与肯定。让每个人都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立起自己的竿，见到自己的影。

有人说是“无影子的人”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值得为其澄清。“无影子的人”如果不是甘愿失落其影子，一定是常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如果影子真是一种“灵魂”的象征，然则，“出卖影子的人”，也是有“灵魂”的人，不过是其人把“灵魂”出卖了。

三十多年以前，我在南京看过一部电影“出卖影子的人”，说一个人如何出卖“灵魂”的故事，因时日久远，印象模糊，记不清那个人是被环境所逼出卖“灵魂”，还是其人另有所图自愿出卖“灵魂”？两者可能都有。在人的社会里也有这种现象，在电影上当然更集中的典型化来表现。

我的日影说，当然不光是说自然现象的，生活在人群的社会，我歌颂人的光与影，单纯、明朗、肯定。气候在自然的演变里，人在正常的生活里，阴晴日丽，星朗月明，有光有影，有声有色。

李白说“对影成三人”，境界确是很清静洒脱，我希望人群的社会不能过于阴污脏乱，也不必像李白那样的孤寂。

云 树

本来我是不喜欢看云的，现在也还是不喜欢看云。

曾经有人把云看成抽象画，把抽象画误解成云。

现在我已很少画抽象画了，我还是不喜欢这种误解。

抽象画还是有人在画，看云的人还是去看云，误解的人不知是不是还在误解？

现在我对看云的人有了同情，如果他不再把云与抽象画连在一起。

曾经污染过画的云，现在被城市的污染所污染，在纽约的被分割的天空，越来越看不到云，我对看云的人有了同情，也有了谅解，也想去看看云，未被污染的云，从何处飘来？向何处飘去？

记忆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瞬而过，跌落在高入天空的玻璃建筑上。

跌落的云影和跌碎的树影，又产生另一种误解，是看云的人意想不到的，变幻的云也未变幻过的。

天边的云，是不是还悠悠在天边？看云的人又如何？

碧空如洗，看不到一朵云是寂寞的，更寂寞的，是看不到如洗的天空。寂寞在污染里的人，奔忙在污染里的人，争吵在污染里的人，看云在污染里的人，污染在污染里的人。

于是，一连串污染在污染里的人，反而令我喜欢看云在污染里的人了。

我喜欢愤烟，不喜欢看云，然则，我也是一个污染在污染里的人了。

突然令我想起树，想起夜树，想起灯光照射下的街边的树。想起如城市一样的森林，是否比城市安静而和平？想起森林外的悬崖边的树，日日看云，日日与云为伴，似乎没有什么话说。

云和树都是一种语言，不同的是，云是一种游离的语言，树是一种肯定的语言，所以云和树没有什么话说。

悬崖边的树屹立在云的围绕里，一如以往的沉默与肯定，遥望着远方。想起远方的原野上，大漠的孤烟一样直的独立之树，他们是否被迫生长在两个不同地带的一个家族？

云没有回答，看云的人不见云也不见树，树在云里，树在街的两边，就在看云的人的身旁。

树不是抽象画，请不要误解，不，孟德里安的抽象画，就是从树的枝干上找到的根据。

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八日在纽约

风里的树们及其他

一

从生物的对话里，听到各自的生活的心愿。

从独白与沉默里，也看到各自不同的生存的动势。

二

水流喃喃，山树喋喋，人声嚷嚷，苍天默默——

在一定的秩序里，诉说着彼等各自的内涵，散发出各自的生存的节奏。

三

一株树在风里叹息，一群树在风里嘶喊——

风从不停息下来静听，虽然风也有风的哀愁与怨愤。

四

花树与果树把各自的花朵，交给了采摘者，仍然守在自己的泥土上，以剩余的根叶去呼吸。

花树与果树不断的为采摘者，叶子落尽了还有根，除非是采摘者连根拔除，泥土连根也不容。

五

在我的小楼的窗口外，立着一株不名的青色幼树，只有三、四岁，只有小楼的一半高度。

好像我已听到她开始哀叹了。

与她并立在另一个窗前的同年纪的幼树，为车祸辗伤而夭折，又为我的邻人砍伐而去。

于是，我听到树的哀叹，树的不安，无论是在安全岛上，在行人道上的树们。就是在每一个窗口，每一家门前的树也一样。

于是，我开始理解到树们何以哀叹，何以不安。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树们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想法？

六

河边的嬉笑声惊动了河水，河水并未倒流。

岸上沉默的石头如哑默的鱼，鱼在水中不断的吐着泡沫？

石头在岸上不知听水流，还是看泡沫？

七

山说“仁者乐山”，水说“智者乐水”。

山水怎么说呢？是否说“不智不仁者无所乐也”。

八

心不静不能入，无心动也不能出。

人在动静中出入，在感恩里生活。奔波忙碌苦乐其中，沉思默想不一定悠然自得。

生活在劳动里，劳动在创造中，无论是劳心还是劳力，是人类飞动的两翼。

九

山水的动静在我的血脉里，牵动着我全身心。

我是泥土，也是水石，呼吸在空气里，等待着水土的交融。

水土不服令人生病，我等不想生病。生病只会“吟”，生活才有“歌”。

如果死是唯一的“解脱”，我们只好被“禁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在纽约

风是化石的脸

当语言随风飘流，留下枯叶的沉默。留下一株在风里飞奔的树。那些耳朵仍留在树上。那些容忍的耳朵，那些习惯了的耳朵，那些为了听话而存在的耳朵。

人们常以眼睛观察，明察秋毫之后，又以眼睛流泪，迷濛了雪亮的眼睛。把星星的眼睛作水的溶器，凝聚成潮，当悲哀于酒，当愤怒也会泛滥，当欢乐是否才清彻？当什么时候，那一双无可选择的，深不可测，吃掉一切的难忘的眼睛，在任何时候，无可解释，无须解释。

以手触及，以沉默分解，空间的存在，为了贮蓄噪音的存在，为了杀死噪音的存在，为了制造噪音的存在？长河滚滚在噪音里，时间永不虚无，以噪音向虚无抗议，以枯草以落花证明时间的存在。时间才不虚无，也不虚度。

暂且把一切搁下，如遗忘如休息，把一切放下，让他走过，让一切走过，让所有的人通行。当你说是玄思，说是妙想，说是理想，说是现实，均无不可。如树必有一定的空间，必在季节的变奏里。向上又向四周生长，收起枯黄，象伞状的展开，发出青绿的辐射。

当枝叶脱落，身体更挺拔，更硬朗现明，更突出如山石。当皮肉枯裂，木木的身体，毫无牵挂，把身体交给钉锤，交给

斧，括容人体的尸身。每一部位，每一空间，都为钉锤而准备，都等着铁钉的进入而腐蚀。当人断定“朽木”不可“雕”也，仍然是钉子的归宿，火的原身。

暂且把一切放下，把放不下的也放下。暂且收起，暂且由悬舞者空悬。

割裂而出，如完整的受孕。完整、热烈、狂狷、豪迈、粗犷，一如文字的原意。集阴柔与阳刚于一体，给时间去完成。

收起。

集聚。

辐射。

给出。

由你由岁月，把年华折摺成自如的手掌，自在的收放。

手痕与血迹斑斑，如跋涉过的山川沥沥。明朗与晦涩自在其中，由谁去喋喋，由谁去喋喋不休？

空间与距离，时间与语言，语言与距离，距离与距离。

距离

与

距离如

人

与

人

构成人间如

树

与

树

构成森林如